

美国著名儿童教育家**桃莉·海顿**教育手记

TOREY L. HAYDEN

[美] 桃莉·海顿

陈淑惠

著
译

孤独的孩子

美国教育界推崇为“爱的奇迹天使”的
桃莉·海顿畅销名作

本书译成30多种文字

全球销售1200万册

风行世界数十年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美国著名儿童教育家**桃莉·海顿**教育手记

孤独的孩子

[美] 桃莉·海顿 著
陈淑惠 译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孤独的孩子/(美)海顿著;陈淑惠译.—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,2005.5

· ISBN 7-213-03031-0

I.孤... II. ①海... ②陈... III.儿童教育

IV.G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0441 号

SOMEBODY ELSE'S KIDS by Torey Hayden
Copyright © 1981 by Torey Hayden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.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5
by Zhejiang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ALL RIGHTS RESERVED

浙江省版权局
著作权合同登记章
图字:11-2005-4号

孤独的孩子

[美]桃莉·海顿 著

陈淑惠 译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(杭州体育场路347号)
市场部电话 0571-85176515 85061682
责任编辑 汪维玲
责任校对 张谷年 戴文英
封面设计 顾 页
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(杭州玉古路20号)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8.125 字 数 20 万
插 页 1 印 数 1-7000
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213-03031-0
定 价 17.00 元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1

这是一个特殊儿童的班级。

八月份学校开学后,我担任的职位是特殊教育的教师。小学部各个班级中反应最迟钝的学生,每天都必须和我会面半个小时,一次一个或两个或三个。我的主要工作是,尽我所能地让他们赶上各自班上的教学进度,尤其在阅读或数学方面,当然有时也会兼顾到其他方面。总之,我自己是不带班级的。

我在这个校区服务了六年,其中四年,我所教的班级就是教育界所谓的“门户独立班级”(注:针对情绪失调的儿童设立的班级,教室内有全方位的配套设备),这种班级的所有活动都集中在一个教室里,就读这种班级的孩子在校园中是被孤立的,不和其他正常孩子交往。但不久前,通过了一条教育法令,取消了门户独立班级,将特殊教育学生集中在没有全方位配套设备的教室中,特殊教育老师尽可能地改善他们在各方面的不足,达到让他们正常化的教育目的。这意味着,具有心



智障碍等特殊问题的孩子必须自己去上厕所，教室内不再有小隔间，不再有专属的垃圾堆，儿童在正常安全距离内游泳时不需成人特别监督。这条理想化的法令，把我的学生和我困在了现实生活里。

当这条法令通过时，我的门户独立班级已经结束，我原先十一个学生都被吸收到主流教育体系中，就连校园中其他四十名重度智障的学生也不例外。只有一个全职特殊教育班级获准成立，那些无法被吸收到其他班级的重度智障学生，都被集中到这个班级，他们不是无法走路，便是无法说话，或无法上厕所。我以特殊教育教师的身份被派到那个班级任教，这个班级位于校区非常偏远的的一个角落。

我打开我的午餐盒，一个麦当劳的大汉堡——对我而言，这已是大餐，因为午餐时间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，我无法像在以前服务的学校那样，开着车子到城里去享受美食。这是学校一位心理医师贝瑟妮帮我买的，她知道我是个大汉堡迷。

“桃莉！”

我放下打开一半的午餐盒。柏克·琼斯这位校区特殊教育督导，嘴上咬着烟斗，正朝着我走过来。我的一颗心都在汉堡上，不知道他是何时进入教师休息室的。“哦，嗨，柏克。”

“你有空吗？”

“当然，”我口是心非地说，距离上课时间只剩十五分钟，我的眼睛直盯着那个大汉堡。

贝瑟妮拉来椅子加入我们，柏克则坐在我们两人之间。“我碰到了点小麻烦，希望你可以帮我解决。”他对我说。

“哦，什么样的麻烦？”

他拿下嘴中的烟斗。“关于七岁孩子的问题，”他不怀好意地对我笑。“在玛西·柯恩的幼儿园里有一个小男孩，我想他是个自闭症儿童，你知道的，就是整天不停地旋转、自言自语那个样子，就和你



以前的那些学生一样。玛西对他已经无能为力了。去年她也带过他一段时间,甚至还在班上多编制了一名助理,但他的情况还是丝毫未见改善。我们得用不同的方法来教导他。”

我若有所思地嚼着汉堡。“我能帮你些什么呢?”

“呃……”柏克停了好一会儿,然后看着我说,“呃,我是在想,桃……呃,也许我们可以派校车去把他接到这里来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由你来带他。”

“我来带他?”突来的惊慌害我囫囵吞下口中的食物。“以我目前的状况,我根本无法处理任何自闭症的孩子,柏克。”

他皱了皱鼻子,自信地倚过身来。“你可以做到的,难道你不觉得吗?”他停了下来,看着差点被食物呛得半死的我。“他只上半天课,正常幼儿园的课程。他在玛西的班上越来越糟糕,我想,也许你能让他起死回生,就像你以前教过的那么多孩子一样。”

“可是柏克……我已经没有那样的教室和设备了。我现在被安排到教学科,如果我带他,那么我现在的那些特殊儿童该怎么办?”

柏克温和地耸了耸肩,“我们会安排的。”

这个孩子预定在每天的十二点四十分抵达。下午两点之前,我还是带我的特殊儿童,然后接下来的整个下午就是我们两人独处的时间。在柏克的心中,具有多年门户独立班级教学资历的我,有着那种所谓“经验”的神秘东西。

为了这个男孩,我把教室整理得一干二净,把所有易碎的东西全都放到无法伸手可及的地方,把所有体积小又容易被误食的东西都收到柜子里,把所有桌椅移开,挪出容许我们两人亲密玩耍的大空间。完成这一切后,我回头做我的特殊教学工作,这份工作一直无法带给我特别的充实感与成就感。我怀念门户独立班级的环境,怀念不需要带自己班级的日子,尤其怀念和情绪失调的孩子们



相处的愉快时光。

九月第三个星期的星期一，我终于和布斯·柏尼·法兰克林见面了。他的母亲在他面前总是叫他布斯·柏尼，而他那三岁大的妹妹却叫他布，不过那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了。

布斯今年七岁，长相和一般有情绪心智问题的孩子差不多，神情中有种明显可见的真诚：一种常在梦中看见的真诚。他看起来就像画作中的人物重生，只不过不像画中的孩子那么大，不像个七岁的孩子。在我看来，他连五岁都不到。

他的母亲把他推进敞开的教室大门，简单地对我说了几句话后便转身离去。布现在完全属于我。

“午安，布，”我说。

他依然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口处。

我蹲下身来与他齐高。“布，哈啰。”

他别开脸。

“布？”我碰了碰他的手臂，但他还是不愿看我。

“哈啰，布。我叫桃莉，是你的新老师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在这个教室上课，这就是你的教室。”

“这就是你的教室。”他语调完全一样地重复我说的话。

“过来这里，我带你去看你挂衣服的地方。”

“我带你去看你挂衣服的地方。”他的语气细柔得近乎呢喃，有如母亲对婴儿说话般的细柔。

“跟我来。”我站起身并伸出一只手。他依然不动如山，脸依然别向左方，垂在身体两旁的手指头开始拍着腿侧，啪嗒啪嗒的声音在寂静的教室中回荡着。

教室中还有两个四年级的孩子，他们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看着这一切。我事前便已告知他们布要来的消息，事实上，在布加入这个班级的第一天，我便指定他们两人一些特别的功课，以便



我专心教导布的时候，他们两人可以互相照顾帮助。只是，从一开始，他们两人的眼光便没有片刻离开过我们，他们坐在那里专注地看着我们。

见到布不停地拍着腿侧的牛仔裤，我并没有急着冲过去安抚他。我后退了几步，把空间留给他。“要不要把你的毛线衣脱掉？”

他没有移动，没有出声，只有狂急的啪嗒啪嗒声，还是不愿把脸转过来看我。

“他怎么了？”其中一个四年级的孩子问。

“我们昨天讨论过的啊，提姆，记不记得？”我背对着他们两人答道。

“你可不可以叫他不要再拍了？”

“他不会伤害任何人的，不会有事的。做你们的功课，好不好？”

我听到身后传来提姆的抱怨声以及沙沙的翻书声。布有如脚底生根般地站在那儿，全身僵硬，除了不停拍打的手外，其他的肌肉全都紧绷不动。

然后，在没有任何预示下，他突然狂声尖叫起来。“啊啊啊……哦哦哦……”他的双手捂住眼睛，躺在地上不停地打滚，然后，在我还来不及靠近之前，他又突然站了起来，绕着教室打起转来。“啊啊啊……哦哦哦……”双手移到头上狂乱地挥抓，好似一个疯狂的舞者。

“他发羊痫风了！哦，老天啊，他发羊痫风了！快，桃莉，想想办法！”提姆哭着说，他已经从椅子上跳起来，惊慌地拍着双手。布雷德，另一个四年级学生，不知所措地坐在他的座位上。

“他没有羊痫风，提姆。”我大声地压过布的尖叫声，同时试着将又躺到地上打滚的布抱起来。“他没有关系的，别担心。”但我还来不及说下一句，布已经挣脱我的掌握，疯狂地在教室中乱跑，绕过椅子、桌子、书柜，穿越我清理出来的空间，朝着大门，跑了出去。



2

“布！布！”我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。
“布！”我用力地低声喊着。

冲到教室门口时，我看到布已经跑到走廊远处的角落，但当我赶到那里时，早已不见他的踪影，只留下气急败坏的我。

我回头往教室的方向走。姑且不管他跑去哪里，他总算不再尖叫了。整排教室空空荡荡的，正值下课时间，所有小朋友都已经去外面玩耍了。我探头搜索着一间教室，然后又探头到另一间。我知道我必须找到布，把他带回教室，还要检查提姆和布雷德的作业，安抚他们刚才受到惊吓的情绪，最后还需准备萝莉——我的下一个问题学生——的上课资料，同时在这所有过程中还需兼顾到布。

“布！”我探头搜寻着三年级的教室。在二年级的教室中，我说，“现在该是回到我们的教室的时候了，你在这里吗？”然后又找遍一年级的教室。

我打开幼教教室的门，就在教室对角的一张桌子底下，布躺在地上，抓着一块小地毯



盖住自己的头。我不禁想，难道他知道这里是幼教教室？难道他想要回到玛西的幼儿园去？或者他只是误打误撞闯进这个教室？

我低声细语地对他说，步步为营地靠近他。幼教班的小朋友纷纷从操场回来，个个对我们露出好奇的表情。这个奇怪的老师在他们教室的桌子底下干什么呢？这个穿着绿色裤子的男孩又是怎么样一回事呢？

“布！”我低声轻柔地说，“该回我们的教室了，其他小朋友还得用这间教室呢。”

幼教班的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，不过并没有往前靠近。我轻轻碰了碰布，手指不停地在地毯上来回轻抚着，然后探到地毯里面摸他身体，小心翼翼地拿走他头上的地毯，将他搂在怀中，然后滑出桌外。布就像橱窗里的模特儿一样，无语又僵硬。这次他不再别过头去，反而直直地盯着我，好像我不存在似的，又圆又大的眼睛一眨也不眨，有如死不瞑目者的双眼。

当我抱着僵硬有如木乃伊的布回教室时，萝莉正站在我的教室门外张望着。提姆和布雷德已经走了，他们离开时关了门也关了灯。怀中抱着作业簿的萝莉露出一脸不确定的表情，不知道是否该进入漆黑的教室。

“我不知道你在哪里！”她热切地说。然后，她注意到布。“这就是你跟我提过的那个小孩？就是他要和我一起上课吗？”

“是的，这位是布。”我开了门，进入教室并开了灯，然后把布放下来。当萝莉和我走到教室远处的工作桌时，布还是僵硬不动地站在那儿。很显然，布并不打算移动他的脚步，于是我只好过去将他抱过来上课。他站在桌子和墙之间，依然僵硬一如死人，阴郁的双眼不见生命的光彩。

“哈啰，小男孩，”萝莉说，同时在他身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下。她倾身向前，一只手肘靠在桌面上，明亮的眼睛充满兴趣。“我叫萝莉，萝莉安·史乔汉，今年七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几岁？”



布看都不看她一眼。

“他叫做布，和你一样都是七岁。”

“这个名字很好笑，布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知道有一个名字比布更好笑。她叫玛姬·史米立。我觉得那个名字很好笑。”

看到布还是没有响应，萝莉皱了皱眉头。“你该不会因为我这样说就生气吧？就算你的名字很好笑也没有关系，我不会笑你的，我也没有笑玛姬。”萝莉顿了顿，研究着他的表情。“你看起来不像是个七岁的孩子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比你高，也许吧。不过我的身材也算矮，那是因为我是双胞胎，有时双胞胎的个子都比较小。你也是双胞胎吗？”

萝莉真是了不得的孩子。我可以坐着，然后听她讲一整天的话。在我多年的教学经历中，萝莉是很特殊的一个，她是在发生许多问题后才来找我的。萝莉和她的双胞胎姐姐在五岁时被领养，姐姐一直没有求学上的问题，但萝莉却从进入幼儿园开始便产生严重适应不良且问题不断。

和亲生父母同住的那几年，萝莉是个严重受虐的孩子，曾经有一次被打得骨折，骨头还插入她的大脑，造成脑部伤害。虽然骨头后来被取出，但受损的大脑却一直无法复原。而这个伤害会引起多大的后遗症也没有人知道，癫痫症便是后遗症之一。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后遗症则是她的写字能力，至于其他比较轻微的后遗症还有无法集中精神、无法安静地坐着、容易分心等。让我稍感安慰的是，萝莉虽然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，但她的智商或她的感觉能力和理解能力却并无大碍，而且她的外貌看起来也很正常。我注意到人们，包括我自己，常常因此而忘记她不是个正常的孩子，有时会因她的失控行为而对她发脾气。

诊断的结果，她的恢复状况并不理想，她的脑细胞不像身体中的其他细胞可以发射信息。医生们抱持的唯一希望，是随着年龄的



成长，她的脑细胞能够绕过受损细胞，找到其他的传达信息的路线，期待她在阅读及书写方面的能力得以完善。在这同时，萝莉也尽其所能地学习。

萝莉的大脑虽然无法完善地运作，但却不影响她那颗善良的心。除了她那些不堪的际遇之外，她的心中不曾存有过恶魔。她总是带着有趣的态度拥抱和关怀我们每一个人，不论对方是好还是坏。我在她身上同时看到窝心与恼人的特质，虽然她有时会让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，但这一切都掩饰不住她那颗善良体贴的心。

萝莉显然十分关心布。

“他不会讲话吗？”在一连串的问题都得不到布的回答后，她低声地问我。我摇了摇头。“不太会讲，那也是布来这里学习的原因之一。”

“哦，可怜的布。”她起身伸手去拍拍他的手臂。“别担心，你可以学会的。我自己也学得不太好，所以我知道你的感觉。可是别担心，反正你是一个很棒的孩子。”

布还是不理睬她，径自将脸别过去对着墙。

我决定先指导萝莉的功课，让布继续站在那儿，反正也不急着教他些什么。“我马上就回到这里来，布。”我说。

萝莉很快地翻开作业簿。“今天又是可恨的拼字练习，我不会。”她若有所思地抓了抓头。“我和那个老师，我们老是做不好这个作业。你觉得你应该可以把我教得更好。”

我露齿一笑，把作业簿拿过来看。“她真的那样说吗？”

“没有，可是我看得出来她是那样想的。”

布开始有了动作。一开始有些犹豫，然后一步，两步，再一步。我一面教萝莉练习拼字，一面用眼睛余光看着他。他就连走路时，还是全身僵硬得有如僵尸，而且每隔一会儿，他的双手便又拍起腿侧。我不禁想，难道这所有的紧绷只是为了自我抑制？他又为何如



此地自我抑制？

“你看他，”萝莉轻声说，抬头对我微笑。“他终于打算归队了。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“他有点奇怪，桃莉。不过那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”她说，“有时候我的行为也有点奇怪。每个人都一样，你知道的。”

“是的，我知道。现在，请你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功课上。”

布探索着这间教室的环境、教室的空间、方方正正又明亮的窗户、老师的桌子……然后他来到动物区。他停在那些鸟儿前面，缓缓地举起手去碰那个鸟笼，手指在鸟笼上拍呀拍的，然后身体也开始跟着前前后后地摇了起来。“啦……”他发出高频率的低语。第一次他讲得很小声，我以为是外头鸟叫的声音。“啦……啦……”这次他的双手高举在耳际，拍着鸟笼。

“啊哈——啊哈——啊哈……”他开始喃喃叫着。“咿咿……呵呵……嘻嘻……”所发出的声音有如住在动物园里的猩猩。

正在做功课的萝莉这时抬起头来，先看看他，再看看我，传递着会意的眼神，然后摇了摇头，又埋头在她的功课中。

布似乎心有灵犀地微微一笑，转过身，身体内的僵硬开始融化。“嘻嘻……”他快乐地说，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的脸。

“那些是我们的鸟，布。”

“嘻嘻嘻！……啊啊啊……啊哈——啊哈——啊哈……”他语气十分兴奋，在鸟笼前高兴地跳上跳下，双手快乐地挥着，每隔几分钟便回过头来看萝莉和我一眼，我则报以微笑。

突然间，布在教室中狂奔起来，尖锐的笑声响彻寂静的校园，双手拍得更急促，不过动作中有着愉悦的成分。

“桃莉！”萝莉从椅子上跳了起来。“你看他！他正在脱衣服！”

他这下可真的玩得太过火了。一只鞋子，一只袜子，一件衬衫，全都在奔跑中被他丢到身后，绿色长裤掉到脚踝处，已经快要被扯破。他来回地跑着，尖声地笑着。萝莉入神地看着他，有时还会



把一只手举起来捂住眼睛，不过我注意到她从指缝中偷看，脸上还露着笑容。

我不打算去追他，因为我不想加入这场游戏。我内心真正担心的是他会再次夺门而出。再过几分钟布就会脱得全身赤条条，而不久前，当他还是衣着完整时，我追逐他的记忆就已经不是很愉快，更别提此刻近乎一丝不挂的他了。这间教室的好处是，校方有些刻意将它隔离，为的是不让一些顽皮的学生在此游逛，进而吓着这个特殊班级的小朋友。如果布的行为引来其他好奇学生的围观，校长丹·马歇尔先生必定会对我无法谅解，而我也不想招惹这种麻烦。

布快乐地又笑又跳，从教室的这里跳到那边。我走过去门上门，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工作中，同时也让布可以尽情地玩。

十五分钟过去了，其间他偶尔会停下来，而且都停在离我不远处，看着我。我试着从他那双海绿色的眼睛中解读他的心事，也确定看到了某种东西，却不知道那是什么。

然后，在一次暂停中，他将一只手举到齐眼高度，开始在他的眼前交绕手指头。一阵阴影笼罩了下来，某种东西关闭了起来。就像一层透明薄膜覆盖过爬虫类动物的眼睛，某种东西被拉着盖过了他，接着他再度尖叫了起来，小小的身躯开始变僵硬，手臂保护地紧贴在两侧。眼神中没有生命光彩。

布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，然后猛力拍着腿侧，碎步跑着横越教室，冲过去躲到阅读区的一块地毯下。他慢慢地蠕动着身体，直到全身被覆盖在地毯下，只露出两只赤裸的脚丫。

当我回到工作桌时，萝莉投给我一个沮丧的眼神。“这下子可得费一番工夫才能搞定他了，桃莉。他实在太奇怪了。老天，我说的可不是一点点奇怪而已哦。”

“他有他的问题。”

“没错，他脱衣服的行为就是一个问题。”

“呃，这个问题暂时没有关系，我们待会儿再来解决。”



“有关系的，桃莉。我可不认为你会在学校里光着身子。”

“每个人的情形不一样嘛，萝莉。”

“这是不对的，我知道。你会看到他的东西，而女孩子是不应该看那个东西的，因为那表示你很下流。但是我就是忍不住想看，我能够不看吗？爸爸要是知道我干了这种事的话，一定会打我的。”

我对她微微一笑。“你是指看他的小鸡鸡？”

萝莉点了点头，努力地咬住双唇以防自己也笑出来。

“我有种感觉，其实你并不是那么在意他没有穿衣服。”

“呃，因为它实在很有趣。”

我们就这样度过了第一天，布和我。在我们两人独处的时间中，他便在地毯下躲了一个半小时，而我也无意催促他。近三点十五分时，我把他从地毯下拉出来，帮他穿上衣服。他僵直地躺在地上，眼睛盯着前方，嘴巴还是不停地抱怨。我一面对他说话，一面帮他穿衣服，告诉他这个教室的故事，鸟、蛇和螃蟹的故事，我们两人一起要做些什么，还有关于他所遇见的其他小朋友的事，反正想到什么就讲什么。我看着他眼睛，那里一片空洞，那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。

我讲话，他跟着我讲话；我停止，他也跟着闭嘴。他依然注视着前方，只是眼神中不见焦距。

“你刚刚说什么，布？”

没有响应。

“你是不是想说什么？”

他依然空洞地望着空中。“白天最高温约华氏六十五度，今夜最低温约华氏四十五度，山区有可能结霜。昨天机场最高温为华氏五十六度。”

“布！布！”我轻柔地摸了摸他的脸，梳理他躺在地毯上的黑卷发，图画书中的美人映在他的脸上，有如被分割的实体。他的手指



抵着地毯摇动着。我抚摸着他的头，慢慢地由下往上帮他扣上衬衫纽扣，有如在替一个洋娃娃穿衣服一般。这过程中，他还是像只鹦鹉般地讲个不停，一字不漏地复诵着今天早上气象播报员所说的话。这叫做延迟模仿言语症，如果你想要知道这种症状的专有名词的话。

“格林伍德区的降雨率，白天百分之十，夜间百分之二十，然后到明天早上会升高到百分之五十……”

不用担心。我不担心。



3

那年我们推动了一项阅读系列方案。对我而言，这已不算是新方案，我先前所任教的那所学校也推过这种方案，那次的灾难我没逃过，看来这次也逃不过。这个方案的教材都是一些含有美学的图画文章，而且大部分都具有文学性，都是些读起来很有趣的故事。

事实的确如此，如果你懂得阅读的话。

它是为大人们设计的，为了那些买了它、不得不去读它、已经忘了六岁时不知如何阅读是什么样子的的大人们所设计的。这个系列是对社区鼓动者的一种响应，这些人的年龄正当四十多岁，不会被基本读本的有限词汇所吸引。他们先前要求的更多，而现在他们已得到他们所要求的。对于为大人设计的童书而言，这些在这个系列中都是无可取代的。事实上，在我第一次接触这些书时，我遮遮掩掩地偶尔拿一个读本回家，因为我想要读它。当然，当时我是二十六岁。我们买了这些书，孩子们没有，而这次的情况是，我们是自己买